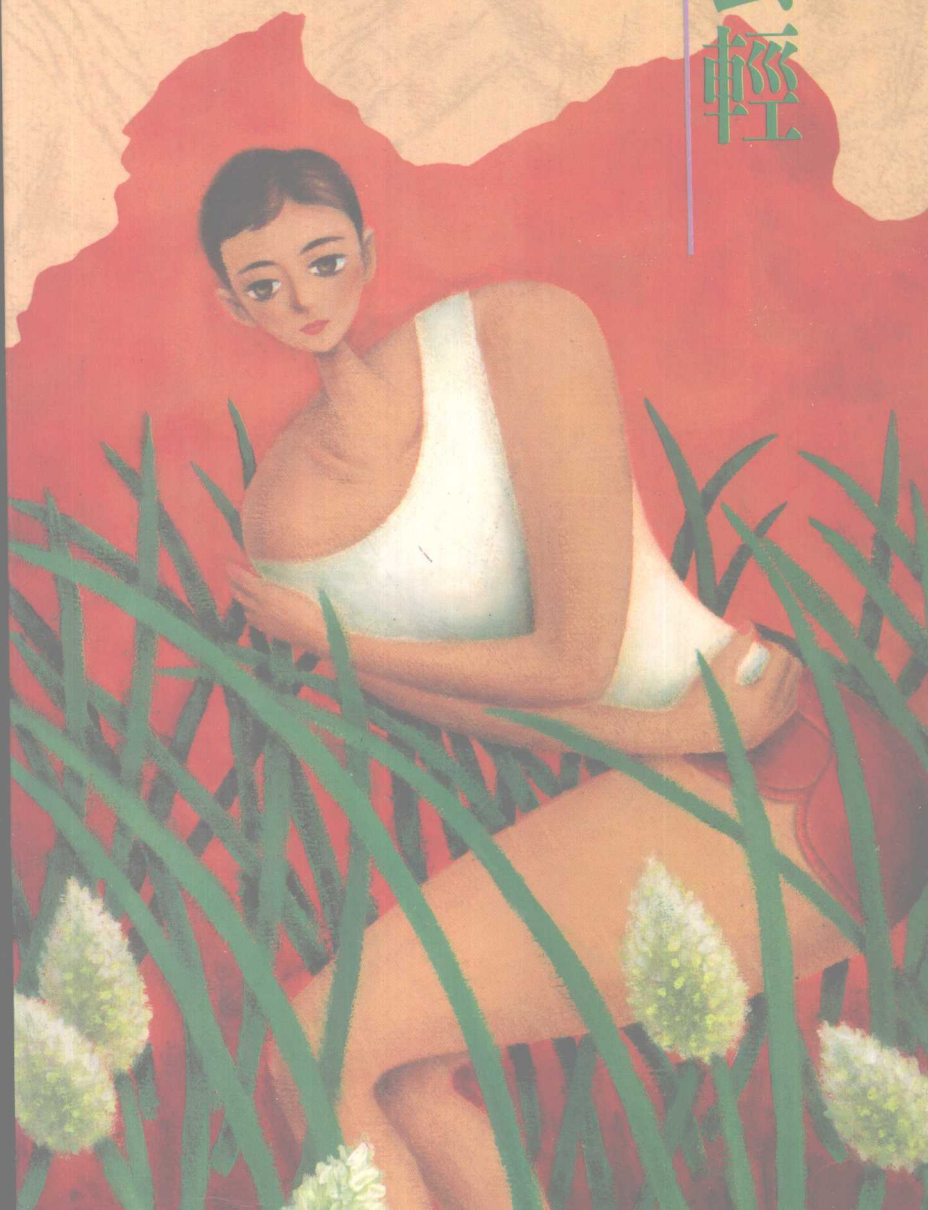


夜雲輕

嚴沁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夜雲輕 / 嚴沁著. -- 初版. -- 臺北市 : 小說
創作雜誌出版 : 錦德總經銷, 民80
面 ; 公分. -- (嚴沁作品 ; 11)
ISBN 957-9309-02-7 (平裝)

857.7

8000109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嚴沁作品11●

ISBN-957-9309-02-7

夜雲輕

作 者 / 嚴 沁

總 經 銷 / 錦德圖書公司

發 行 人 / 汪成華

地 址 / 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

出 版 者 / 小說創作雜誌社

電 話 / 3944854

製作發行 /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傳 真 / 3938109

地 址 /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登 記 證 / 局版台誌字第1187號

電 話 / 7031828 7057118

初 版 / 中華民國80年6月

傳 真 / 7024333

劃撥帳號 / 0744691-1 汪成華帳戶

定 價 / 新台幣 160 元

●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



嚴沁

台大外文系畢業。原籍杭州，出生於上海，成長於台灣，居住於香港。

寫作十餘年，出書百餘本。

她的好朋友對她說：「寫作有如愛情，可能是劫。」

嚴沁微笑：「我甘願糾纏一生一世。」

她在文字間展露了內心世界，既感性，又浪漫。

她說：「讓我的讀者在文字間找尋我吧！」

夜雲輕

嚴 沁●著

1

臺大醫學院附近的那一段路上，似乎保持了最多臺北市原有風味。矮矮的灌木圍繞著不算高的紅磚大屋，安全島上又高又細的椰子樹，還有不顯擁擠的行人。可是，都市急劇改變，進步的腳步已漸漸推向它，在路口，一幢十分新穎、十分現代化的十層大樓已造好了。

大廈樓下入口處有閃亮如鏡的銅牌，寫著「亞洲實業公司」，門外站著一個似警衛的中年人，電動門裏迎面一張櫃台，坐著一男一女都是年輕人，沒有寫明詢問處，顯然，必是這一類的。一家公司佔據著整幢大廈，氣派大得驚人，是怎樣的公司呢？

下班時間，職員們從各層樓湧出來。並不多，加起來也不滿一百人，卻有一個特色，所有的人，都年輕，都嚴肅，都敏捷而機警，走到門口，互相點點頭，不多說一句話就各自離開，真的，這是間什麼公司？實業？看起來似乎是什麼訓練班呢！

在臺北，普通稍具規模的公司都有些洋人，不論那些外國人是否真能幹，他們總是高高在上的指揮著人。亞洲公司卻不同，職員走光了，也沒有一絲洋人的影子。負責警衛的中年人看看錶，電動門打開，一個穿著筆挺西裝的男孩子走出來。他約莫三十歲左右，嚴肅、深沉而顯得有些冷

漠，不是很漂亮，卻很威嚴，很氣派，令人肅然起敬的那型人。

「柏先生，這麼早走？」警衛恭敬的。

「鎖門吧！沒有人了！」他揮揮手，匆匆走向停在一邊的銀灰色MG跑車。

他是柏文敖。

他是亞洲公司一個部門的主管，職位並不高，可是，很奇怪的，全公司上下包括總經理在內，都對他十分尊敬，十分客氣。他似乎是個特殊的人，是因為他的氣派？或因為他是紐約大學史東尼布魯克的物理碩士？或是因為他的負責？他對公事的一絲不苟？誰也說不出，反正——他是一個特殊的人。

他駕著MG，雖然是跑車，速度卻並不快，主要的是他的家就在仁愛路二段上，而且，他十分疲倦。

是的！他看來十分疲倦。以他的工作，照理說無論如何都不該疲倦的，可是他的臉、他的眼睛都顯得那麼疲乏，像做了一整日苦工——不，不是苦工，他似乎是勞心的人，他緩緩的把汽車轉入一條巷子，是仁愛路接近新生南路的地方。巷口並不顯眼，一幢十分古舊，可以說得上殘破的屋子屹立在昏暗中。這屋子似乎是個固執的老婦人說什麼也不肯換下她穿了幾十年的灰敗衣服。牆壁剝落，屋瓦歪斜，園子裏荒蕪著，去年颶風吹塌的圍牆，也只用稀疏的竹籬笆胡亂的擋住。文敖看一眼，汽車緩緩駛過，依稀看見園裏有個女孩子的身影。

文敖停好車，走向巷中最新穎的一幢公寓。臺北市的公寓越來越多，卻似乎只有這幢最別緻，

它白得像天空的雲彩，而且玲瓏別緻。他的家佔據著兩個單位，是打通了一樓和二樓，用一道樓梯串通起來的。

推門進去，屋內靜得使人一窒，不該這麼靜的，是嗎？之珮呢？寶寶呢？還有文傑和文佳？「之珮，之珮！」他推開書房的門，呼喚著他那年輕又體貼的太太，她平時總在書房作畫的。沒有回答。他皺皺眉，怎麼回事？客廳裏整整齊齊的不像有意外，莫非大家都出去了？工人呢？他記得早晨之珮還一再叮囑他早些回家吃晚餐，他是早些回來了，才六點半，他們人呢？

「之珮，寶寶！」他又叫著。「文佳，文傑！」

依然沒有反應。他搖搖頭，脫下西裝上衣，既然沒有人，他樂得先休息一陣，早上的那個實驗，弄得他精疲力盡，他需要休息——

砰的一聲，通餐廳的門開了，幾個人一擁而出，他驚訝的望住他們，文佳捧著一盒禮物，文傑拿著一個大蛋糕，之珮牽著五歲的寶寶，他們都在笑，他們一起向他擁過來，他們的臉上帶著真誠的祝福，使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生日快樂！哥哥！」文佳高聲叫著，她把那盒禮物放在文赦手上。

「生日快樂！」文傑也在叫。他把蛋糕放在桌上。

「我生日？幾乎記不起來！」文赦笑著，搖搖頭，對著沉默含笑的之珮。「早上，為什麼不告訴我？」

「怕你沒有空！」之珮的語氣，有幾分幽怨。「說了，反而會影響你的工作情緒！」

「怎麼會呢？寶寶，是不是？」文敖避重就輕的抱起五歲的小兒子，活潑可愛的孩子怎能懂大人的話意？他不停的點著頭。

文佳看文傑一眼，女孩子比較細心，她早看出文敖和之珮間有些問題，連忙打圓場。

「哥哥，不先切蛋糕嗎？」她笑著問。

文敖猶豫一下，擁著之珮走到小圓桌邊，在太太、兒子和弟妹關懷的注視下，吹熄了三十枝蠟燭，又切開了蛋糕。

文傑孩子氣的接過餐刀，一塊塊的把蛋糕分好，交在每一個人的手上。在家中他是小弟，在學校裏，他是人人注意的中心人物，是女孩子心中的王子，是運動場上的英雄。二十一歲的漂亮小伙子，褐色皮膚，黑亮的眼睛，又白又整齊的牙齒，值得驕傲的是青春，是活力，是朝氣。

「這麼大的蛋糕，我吃一半你們也分不完，剩下的，豈不可惜？」文傑說。

「我拿一塊給阿英！」文佳匆匆端一盤蛋糕進廚房。二十四歲的她，有柏家子女傳統的漂亮和出色，她氣質優雅，只是眉宇間顯得過份倔強，是個堅強硬朗的時代女性。

「阿英只能吃一塊，剩下的，明天會壞吧！」文傑看著嫂嫂。在這個家裏，之珮無疑是個中心人物了。

「別擔心會壞，等會兒送點給隔壁林家的孩子，」之珮看來早有安排。「生日蛋糕吃的人越多，過生日的人越有福氣！」

「三十歲的人說福氣不怕折壽？」文敖看太太。

「學科學的人，說折壽，太空笑話嗎？」之珮打趣。她笑靨如花，早已消失了剛才那股淡淡的哀怨。

「哦，一直想問妳，」文敖立刻改變話題，他似乎不願談及他的工作。「巷口古屋住的是什麼人？有人住的，是嗎？我剛才看見一個女孩子！」

「古屋？看你說得恐怖兮兮似的，」之珮搖搖頭。「你是說方老太和她的孫女兒，還有巧孀，是吧！」

「那樣的房子——爲什麼不修理一下？」文敖再問，他對古屋感興趣？「那麼大的一塊地，可以蓋好大的四幢六樓公寓房子，荒蕪著不太浪費？」

「你去對方老太說，好嗎？」之珮笑起來。

「我擔保你會被趕出來，」文傑誇張的聳聳肩。「誰都不敢進方家園子！方老太兇得——嗨！像巫婆！」

「哦！我們有這樣的鄰居？」文敖不能置信。「你們是在講故事？發現了英國的古堡？」

「誰在講故事？」文佳從廚房出來。「從頭說起，我沒聽見前面的！」

「哥哥說二十四歲的女孩該嫁了！」文傑打趣。「我們的大明星凌風會來嗎？」

「該死的文傑！」文佳笑罵。提起凌風，就算她有多大的脾氣也發不出來。凌風是明星，是她中學同學，更是她相戀七年的男朋友。「我惹了你？凌風惹了你？丁愛呢？讓丁愛來管管你！」

「丁愛？」文傑嗤之以鼻。「十個丁愛又能怎樣？我才不把她放在眼裏！」

「別嘴硬，我還不知你的鬼心思？」文佳不肯低頭。「怕追不到丁愛先找好退路，誰不知道丁愛是你們淡江的什麼花！」

「管她什麼花，我是陽光，花才需要陽光！」文傑傲然的。「什麼時候輪到柏文傑去追女孩子？除非太陽打西邊出來！」

文佳又好笑又好氣，虧她牙尖嘴利，偏偏對這小弟無可奈何，嘴上爭得厲害，心裏卻十分愛文傑。柏家的孩子以文傑最小，父母都早死，哥哥又是個事業型的男孩，只有她這個姐姐能給予文傑更多的愛了。

文敖在一邊看著，微笑卻不表示意見。他比他們大得多，他幾乎不記得自己也曾有過這些童稚的時光，似乎——從生下來，他就是成熟，懂事的，他和其他人不同，是真的，他記不得是否也曾天真過！

「吃完飯你們要出去嗎？」之珮在問。她是個嫻淑的太太，體貼的嫂嫂，在家中，她得到所

有人的尊敬，一家人因她而特別顯得融洽。

「我要去看凌風拍戲！」文佳直認不諱。

「我想去看場電影！」文傑笑著。

「那麼我去讓阿英早些開飯！」之珮周到的走進廚房。

客廳裏一下子沉默下來，寶寶乖巧的走到文佳身邊，文傑也停止了鬥嘴，那麼自然的都不再出聲。似乎，這已成了一種習慣，文敖回家不喜歡被人打擾。

文敖輕撫一下眉心，靠在沙發上閉目養神。他不曾感覺到屋中的突然安靜，更沒注意文佳他們靜悄悄的溜走，這些都是小事，他從不注意小事，他的全副精神放在工作上，事業上，弟妹、妻兒不打擾他是體貼，用不著大驚小怪，一個家就應該是這樣的，互相體貼，互相愛護，再加上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對嗎？

之珮從廚房回來，只走了兩步，看見文敖的模樣，又不聲不響的從另一扇門退開。

結婚六年，她一直是個好妻子，體貼、柔順而滿有愛心。那年文敖剛拿到碩士，他們住在紐約附近的長島，他們的經濟情形像每個留學生一樣並不寬裕，文敖剛得到一份收入不很理想的工作！自己都不曾安定下來，她卻心甘情願的嫁給了他，爲的只是文敖的那份才氣，那份正直，那份忠誠和那份善良。她從來不曾挑剔過什麼，也不會奢望過什麼，一個溫暖的小家庭，一對可愛的子女，再加上深愛的丈夫，余願足矣，一個普通的女孩子，還有什麼可奢求的呢？

她曾有過那樣的日子，那是在美國生活的三年。有了固定收入。文敖也換了份較好的工作，家庭有了基礎，再加上寶寶的出世。這一切都讓她太滿足了，她曾以爲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不是嗎？誰還得到比她更多的滿足？即使再忙的家務，再繁重的工作，即使屋前掃不完的積雪，即使異國的孤寂又如何？她有文敖，有寶寶，還有那三個人用愛組成的小家庭。

可是，所有的情形都因爲文敖的回到臺北而改變，而——結束。可以用結束兩個字嗎？她無法想像文敖還可以變回以前的樣子。當然，並不是文敖變心，更不是文敖不好，而是回到臺北，他整個人完全鑽進了工作，他的心中只有工作，家庭、妻兒完全扔在腦後。對工作盡責不是壞事，

只是——他太過份！實驗室的主任，有什麼了不得的工作？竟然常常弄到深更半夜，精疲力盡才回來，什麼工作啊！

像今天，他的生日。他雖然出人意料之外的早回來了，但是，他立刻倒在沙發上休息，他的心中還有之珮？還有寶寶？還有弟妹嗎？之珮並不想抱怨，三十歲正是創業的時候，可是，至少得讓她能感覺到她仍然在他心中啊！

文敖整個人改變了。他以前沒有這麼嚴肅，沒有這麼冷淡，沒有這麼沉默，他以前仍有稚氣的一刻，現在——真因工作而改變？之珮無法想像，如果是文敖會變心——她是指第二個女人，她會怎麼樣？

這情形——可能嗎？遲歸，冷淡，沉默，精疲力盡，雖然之珮有良好的教育和家庭背景，也怪不得懷疑！

偏偏這事她又說不出口，連暗示都不敢，因為文敖似乎——不是那樣的人，她怕弄巧反拙。何況文佳、文傑同住，她怕使氣氛尷尬，她怕文敖在弟妹面前窘迫。哎！善良也是使人痛苦的原因？

她默默的幫著阿英預備餐桌，桌上精心預備的豐富菜餚，使心裏那絲壓不住的薄怨又冒了上來。她覺得自己是部不停工作，支付感情與關懷的機器，而這部機器卻永遠得不到加油和修護，結果會怎樣？機器停工？破損？人不是機器，人呢？她不知道，也不敢想像！

文佳從門縫裏探進頭來，猶豫一下，推門而入。

「那麼多好菜，我來幫忙！」她說。

「用不著，我慢慢來吧！」之珮收拾了心事。「反正文敖還在休息，不急！」

「哥哥近來是不是有毛病？」文佳關心的。「他總是這麼疲倦，這不正常，是嗎？」

「不會吧？我看見他上個月在公司的健康調查表，他完全正常！」之珮淡淡的說。她是個好強的女孩子，她不願被文佳看穿心事。

「沒有理由三十歲就開始衰老吧！」文佳笑著打趣。

「工作過度，也說不定哦！」之珮一笑。

「他在美國也這樣？」文佳問。

「從來沒有過！」之珮搖搖頭。

文傑推門進來。他已換了衣服，白長褲，白襯衫，褐色的皮膚映著整齊的白牙齒，笑得滿屋子開朗，窗外的暮色都給擠開了，他是清晨的陽光。

「可以吃飯了嗎？嫂嫂！」他稚氣的指指手錶。「約了人，時間到了！」

「你沒看見哥哥還在休息嗎？」文佳皺皺眉。文傑什麼都好，就是有點粗心大意。

「哥哥睡到九點，我的一場電影不就完了？」文傑摸摸頭，望著文佳傻笑。

「你先吃吧！」之珮用盤子開始分菜。「不能讓丁愛站在街上等！」

「哎！還是嫂嫂最好！」文傑歡呼一聲，坐下來就吃。粗心的孩子，他可沒看到文佳的眼色，約會又怎樣？文敖的三十歲生日啊！

「妳呢？文佳！要不要也先吃？」之珮看她。

「我等哥哥一起吃！」文佳立刻說。她懂事又識大體，讓凌風在片場門口等一次也不是什麼大事。

之珮想一想，她了解文佳的心理，或者因為都是女孩子吧！她們有相同的細膩感情和觸覺。她笑一笑，笑得好體貼，好真誠。

「算了，妳也別等了，」她開始爲文佳分菜。「或者文赦真要九點或十點才醒呢？」

「妳也先吃一點吧！嫂嫂！」文佳十分感激之珮的關懷。有時候她真有錯覺，只比她大四歲的之珮像大姐姐，像媽媽，她對他們兄妹是無微不至。

「我剛吃了塊蛋糕，什麼都吃不下。」之珮低下頭，她明顯的在掩飾某些情緒。「別擔心我！」文佳急忙移開視線，她何嘗不了解之珮的內心呢？她們都是外剛內柔的女孩子，她們最怕的不是強硬的打擊和傷害，咬著牙根，她們能承受一切加諸她們身上的任何負擔，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溫情，是關懷，是——同情！

在之珮低頭的一刹那，文佳捕捉到她眼中的難堪。是難堪嗎？怎麼會有難堪呢？莫非文赦和之珮中間真發生了什麼？而且遠比文佳猜測的嚴重？文赦是負責的好哥哥，之珮是體貼的好嫂嫂，這——文佳開始擔心了！

這個成員並不複雜的家庭，會發生什麼變化嗎？天！文佳真的擔心了！她裝做坦然無事的吃完那碟沙拉和豬排，再吃一小碗羅宋湯，已經飽透了。冷氣房裏，那熱

騰騰的湯倒也沒令她冒汗，匆匆對之珮道別，帶著一種逃走的感觉，溜到樓上換衣服。

上樓時經過客廳，文敖依然靠在那兒小睡，她有幾秒鐘的駐足，這件事，是否有著她可盡力的地方？她可以向文敖試探一下嗎？

哎！時間差不多了，文敖和之珮的事留待明天吧！一夜之間事情不可能惡化到不可收拾，對嗎？

她輕悄悄的再落到樓下，躡手躡足的溜了出去。

八點鐘，九點鐘，十點鐘，沙發上的文敖突然醒來。屋中一片昏暗，一盞五燭光的小壁燈亮著，一條毛巾斜斜的蓋在身上，冷氣機發出輕微單調的聲音。他吃了一驚，睡了很久嗎？人呢？今天不是他的生日嗎？

他揮開毛巾站起來，順手開了屋頂吊燈，正待出聲呼喚，忽然看見屋角沙發上靜靜的坐著一個人，之珮，她坐在這兒幹什麼？

「哎！睡過頭了，」文敖微有歉意。「文佳和文傑呢？讓他們陪著餓肚皮真不好意思！」

「他們都出去了！」之珮淡淡的說。動也不動的坐著。

「寶寶呢？」文敖再問，他並沒有發現之珮的不快。

「十點鐘了，我剛讓他上床！」之珮說。

「哦——妳呢？」他猛然記起。「妳還沒吃晚餐吧？」

之珮不置可否的站起來，慢慢朝廚房走。